

雷锋

在

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十八岁雷锋在团山湖的青春岁月

1958

LEIFENG ZAI 1958

何宇红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雷锋

在

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十八岁雷锋在团山湖的青春岁月

1958

LEIFENG ZAI 1958

何宇红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作者通过采访与雷锋在望城团山湖一起生活、工作过的存世老人和查阅当地相关史料,以多个故事的形式,勾勒了雷锋1958年在团山湖平凡而感人的工作、生活经历,在平凡的故事中展现了雷锋崇高的精神风貌。

与雷锋在团山湖一起生活、工作过的存世老人越来越稀少,其中不乏一直被媒体忽略的,如书中的卞志红老人等,作者对这些老人进行采访并记录下来的故事弥足珍贵,值得我们细细回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锋在1958 / 何宇红著.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667-0649-2

I. ①雷… II. ①何… III. ①雷锋(1958~1958)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7209号

雷锋在1958

Leifeng Zai 1958

著 者: 何宇红

责任编辑: 肖立生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印制: 陈 燕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发行部), 88821174(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 xls666@163.com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印 装: 国防科大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开

印张: 10

字数: 159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667-0649-2/1·81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曲 不能忘却的故事

乳白色的晨雾浓浓淡淡地飘荡在团山湖的角角落落。

田野之上，晨雾是最浓的，浓得好像液化的牛奶，流动在每一垄禾苗的间隙里，有时候会给禾苗来一阵热吻，有时候又在禾苗的尖上舔上几下。

河流之上，晨雾就变得薄而透明，柔丝一般若有若无地飘着，不时在荷叶上嗅着什么，微开的荷花睡眼惺忪，经不起晨雾的一再挑逗，终于咧开了嘴。

河堤之下，一排农家小楼，屋顶上还飘着些潮湿的雾气，一位老人精神抖擞地走上了田野之间的主干道。老人不时地停下来，闻闻荷花的香味儿，打量一下田野的禾苗，看到禾苗垂着长长的稻穗，他不由得笑了：看来今年的收成又不错哦！团山湖这片热土啊，就是肥！小雷啊，新田这个名字取得好啊！

老人继续朝前走去。穿过新田组，来到农塘组，老人在一段河流前驻足。这段河是八曲河的一部分，此刻，太阳已经露出笑脸，河面上的雾气抽丝一般地消失了。一条鱼儿醒来了，在河面上伸了一个懒腰，又扎进水里去了，好像还要睡个回笼觉。老人看着水面上的波纹，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老人依然迈着矫健的步子前行，他要把这条贯穿团山湖的主干道都走一遍，一直走到同心组去。同心啊同心，当初就是我们同心协力治住了涝水，开垦了团山湖呢！走了大约一个小时，老人终

于往回走了。

回来的路上，渐渐变得热闹起来了。有的是开车去城里上班的，有的是骑着车去打工，有的是挑着小菜去县城卖了回家的。见到老人，他们都要停一停，打个招呼：

“五爹，您老散步啊！”

“五爹，您老今天高兴啊！”

村上主管农田水利建设的年轻村官程俯迎开着车停在老人的身边，对老人说：“五爹，您老把团山湖的右半圈转了一遍，我刚才去果山那边看了一下新修的渠道，把团山湖的左半圈转了一遍，我们俩今天早上转的加起来就是整个的团山湖啦！”

“哈哈，是啊，是啊，我们这代老的和你们这代年轻的，合力了，接轨了。”

这位被人们称为“五爹”的老人名叫李湘枚，出身于1936年，比雷锋要大四岁。1957年，李湘枚离开老家——望城原嵇山乡红领村的李家老屋生产队，积极投身治涝的战斗，担任治涝九大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治涝胜利完成以后，九大队抽调三十六人留在团山湖农场继续垦荒，李湘枚毫不犹豫地留下来，他太热爱这片他和两万多战友流下汗水的土地啦！治涝、围垦团山湖，他都和雷锋并肩战斗过。围垦团山湖后，李湘枚留在团山湖堤委会工作，守护着这里的大堤，守护着浏水河，守护着这里的秀美家园，守护着鱼米之乡。

退休以后，老人哪儿也不去，每天清早在团山湖的土地上走一遍，是他例行的功课，是他自定的一项工作。

给人们讲雷锋的故事，是他的另一份工作。几十年来，老人接待了一批批记者、作家、专家等等，老人不厌其烦，把雷锋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2012年年底，李湘枚和老伴应弓长岭雷锋纪念馆邀请，参加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弓长岭把他当作雷锋的亲人那样欢迎他。当他看到弓长岭雷锋纪念馆为宣传雷锋精神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收集了那么多的材料，老人非常感动也非常配合，甚至还把自己收藏多年的雷锋生前用过的遗物捐给了弓长岭纪念馆。



从弓长岭回来，老人在感动中沉默着。他默默地思考一个问题：雷锋既参加了治理洮水的战斗，又是开垦团山湖的主力，还是望城的第一代拖拉机手。团山湖和雷锋有着不解之缘，雷锋在团山湖的故事那么多，那么感人。当年，雷锋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都慢慢地随着岁月而老去，而辞世，雷锋在团山湖的故事，谁来讲？

“你们不知道，雷锋只在弓长岭待了114天，弓长岭却为此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专门建立了一个学雷锋纪念馆，成为未成年人教育基地，他们编写了很多种学雷锋书籍，开展的活动非常多，哪怕是一个小孩子的玩具里的歌曲都是放的《学习雷锋好榜样》。雷锋在我们团山湖工作了一年多，从1957年秋、冬到1958年11月12日，却没有一本专门的书记述雷锋的1958，专门讲述雷锋在团山湖战斗的青春岁月，不对，应该有一本这样的书！”

是啊，是应该有一本这样的书籍！

在一个油菜花飘香的春天，我给一年级的小朋友讲雷锋的故事。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你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雷锋叔叔开过拖拉机的地方。”

我刚刚开了个头，一片稚嫩的声音就尾随而来。

“雷锋叔叔是谁啊？我们不认识他。”

“雷锋叔叔为什么要开拖拉机呀？”

.....

“孩子们，我们这里以前不是像今天这样美丽的，那时候到处都是沼泽地，一到夏天就发洪水，到处泛滥，没有美丽的田野，也没有池塘和荷花，没有柏油马路，没有人住，什么也没有……”

“老师，您说的是真的吗？”

“我知道雷锋是谁，是专门做好事的，是解放军，不是开拖拉机的。”

“老师，您告诉我们，雷锋叔叔是开的什么拖拉机？”

“老师，您带我们去看看吧？”

.....

听着孩子们的七嘴八舌，我的心先是沉下来了，转而又乱起来了。

我的心沉，是因为孩子们对于雷锋叔叔的无知；我的心乱，是因为雷锋叔叔在团山湖开拖拉机的细节，我也说不清楚呢，我又怎么讲得让孩子们相信呢？

夜里，一轮圆月透过波光粼粼的八曲河，投影在我的床头，照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我。

透过皎洁的月光，我梳理着自己的思绪，回忆着一路走来的人生路。1970年，爸爸作为“赤脚医生”调到还没有医生的团山湖大队，1971年，妈妈也来到团山湖定居。为了方便社员看病，他们把家安在团山湖湖中心的新洲组。就这样，爸爸做了团山湖的医生，妈妈做了团山湖小学的民办教师，他们都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团山湖。

我也没有离开过团山湖。我的童年是在八曲河里捉鱼摸虾，我的少年是在雷锋叔叔开垦的田野里挥洒汗水，我的工作就是在团山湖教书育人。团山湖是我人生的圆心，哪怕我只离开她十天半月，她都会像有着地心引力一样吸引着我投向她的怀抱。

此刻，我看着河畔的这轮明月，思潮翻滚。我想起了我的笔，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作家，我怎么能无动于衷。不行，我要写一本书，写一本雷锋在团山湖的书，要让雷锋在团山湖的故事撒播得更广，撒向全国，撒向全世界。

一个这样的决定让我夜不能寐！

第二天，我来到了李湘枚老人家里，听他讲了一天雷锋的故事。雷锋在老人的讲述中是一个火一样的人，他用火一样的热情、火一样的青春、火一样的斗志，为新中国的建设奋不顾身！我的心波涛汹涌，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听完李湘枚老人的讲述，我握着老人的手说：“我决定写一本书，专门讲述雷锋在团山湖的故事。”

老人听了非常激动，紧紧攥着我的手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回想的都是一样的！等我们这些人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你，还有书，多好啊！”



2013年的夏天，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把金色的阳光撒播在长沙望城区乌山镇坪塘小学的操场上。

操场上，坐满了专心致志的小学生；微风里，红领巾在操场上翻飞；阳光下，二百多颗纯真透明的心，也在随着台上一位老人的讲述而激动，而兴奋，而翻腾。

台上讲课的老人是谁呢？原来老人叫卞志红，出生于1940年12月，和雷锋是同年，今年73岁了，是乌山镇八曲河村的老书记。卞志红的爷爷曾经是地下党员，卞志红自己也是最早的儿童团长，退休以后的卞志红是学校的编外辅导员，还是乌山镇关心下一代协会的成员。他经常给学校的学生讲课，讲革命故事。但是，这一次，学生听得特别认真，卞爷爷到底讲的什么故事呢？

让我们走近听几句吧：

“兴伢子长得不高，脸蛋圆圆的，一笑起来蛮好看的，脸上有两个酒窝。他牵着两匹马，我牵着一头牛，就这样，我们在团山湖的草丛中见面了。”

“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个兴伢子是谁吗？”孩子们面面相觑：兴伢子，没有听说过。

“兴伢子就是你们的雷锋叔叔呀！”老人激动着。

“兴伢子就是雷锋叔叔，哇，这个卞爷爷见过雷锋！”孩子们的眼睛里闪着光，听得更认真啦。

其实，这位卞爷爷就是我特意请到学校来讲课的。

此刻，我，作为团山湖境内的一名教师，看到孩子们那无数渴求的眼神，心中一动：看来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孩子们多么渴望听到雷锋叔叔在自己的家乡团山湖工作的故事啊！

一股写作的冲动向我袭来，我恨不得立刻动笔。

于是，我翻坛倒罐，寻找着雷锋在团山湖留下的足迹。暑假里，我揣着雷锋两个字翻山越岭、钻巷爬楼，在山间、在田头、在闹市，寻找着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聆听那些见过雷锋的老人的陈年旧事，哪怕只有只言片语，记录那些来自民间的真实的声音。

寻访着雷锋的足迹，我不由得感叹：雷锋在团山湖度过了人生的十八岁，度过了他最艰苦、最浪漫的青春！雷锋，那个团山湖人心中的兴伢子，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永远奔赴在祖国和人们最需要的地方，永远在挤时间学习，永远有着春天般的笑脸，永远装着一颗火热的心……那些最美丽、最闪烁的雷锋精神都是在团山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就连雷锋心中孜孜追求的文学梦也是在团山湖开花结果，留下美丽诗行的！

前些日子，我看到网上发出一些声音，有极少一部分人对雷锋这个道德模范提出质疑，甚至还有人觉得雷锋的很多优秀事迹是拼凑的、虚假的。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通过真实的聆听，仔细的查找，有笑有泪的采访，一次又一次地被雷锋感动。雷锋是个凡人，雷锋又确实是个伟人，雷锋不但真实可信，而且亲切可爱。

在团山湖的雷锋，还不是党员，但是他身上闪烁的高贵品质，那种凛然正气，那种冰清玉洁，早就达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尤其是雷锋在工作中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那种工作作风，又是多么符合我们共产党人一直坚持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啊！

站在讲台上，面对正在成长的学生，我常常有感而发：雷锋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我一边写一边思索，十八岁的雷锋在团山湖留下很多关键词：朝气蓬勃、创新思维、谦虚好学、勤俭节约、爱好文学、艰苦朴素、钉子精神……这些关键词就是后来的雷锋精神。

团山湖，雷锋精神的第一站。

雷锋在1958，是我们应该铭刻于心的记忆。

目次

序曲	不能忘却的故事	1
1.	团山湖的前世今生	1
2.	要让河流改变模样	8
3.	吃苦耐劳的螺丝钉	17
4.	路边姜煮青壳鸭蛋	23
5.	十婆桥不会忘记	29
6.	他的身上有一种光	37
7.	馒头里的一片深情	44
8.	我看见了雷锋的泪	49
9.	开拖拉机的年轻人	54
10.	偷开拖拉机受罚	61
11.	拖拉机在日夜轰鸣	67
12.	他让我眼前一亮	73
13.	洪水中的主心骨	78



14. 偷学骑马派用场	83
15. 藤条箱里藏秘密	89
16. 如果你是一滴水	96
17. 文学青年作家梦	102
18. 难忘那些小闲事	110
19. 亲如同胞的弟弟	115
20. 临别赠言成预言	123
21. 他是如此的单纯	132
22. 依依话别踏征途	139

附录 本书采访对象简介	146
--------------------------	-----

后记 我爱上了十八岁的雷锋	148
----------------------------	-----



1. 团山湖的前世今生

说起雷锋，说起雷锋的1958，就得说说团山湖的前世今生。

团山湖的前世离我还有些遥远，团山湖的今生如画卷一样，就在我的眼前徐徐铺展。

一条柏油马路在田野里雄贯而来，那是有名的梅十线，从徐家桥社区穿过金盘、枫树、坪塘、八曲、黄花、杲山，一直到团山湖的十婆桥，横贯了团山湖垸的八个村。这条路南起乌山镇镇政府所在地徐家桥，北至三岔河大桥，连接望城区区政府所在地高塘岭。

三岔河大桥屹立在团山湖的东头。这座桥兴建于1992年，因为沔水在这里一分为三，一部分流向高塘岭镇然后转乌山，一部分流向新康乡，一部分流向靖港镇，所以这座桥就叫做三岔河大桥。在此之前，人们过河都要坐渡船，三岔河桥建好以后，成了团山人通向区政府、省城的康庄大道。

团山湖村委会就在团山湖中央的梅十公路旁，一栋两层的楼房，也许还没有村民的别墅那么气派，但是却沉稳温暖地立在那里，成为全村的中心。农田水利、公路建设、医保、计生、卫生……村委会的干部们从各个方面服

今天的团山湖
(团山湖村委会提供)



务着团山湖的千家万户。团山湖村的村支部书记周祥说：“我们村干部只有一个心愿：雷锋曾经开着拖拉机开垦出团山湖，我们今天要开着小车服务好团山湖。”

村部的礼堂里反复滚动着几个字：传承雷锋精神，打造生态农庄。

田野，一大片一大片铺盖着团山湖。碧绿、金黄，这是团山湖最多的两种颜色，随着季节的替换而更替。河流，纵横交错，一道道、一条条缭绕着田野，环抱着农庄，田野和河流交织着铺展鱼米之乡的画卷。

再往深里走，会看到一些新型的农业合作社，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杲山庙附近的正良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这里的小鸡成群地在大堤上觅食，蔬菜基地整齐划一，归湖作为泔水泛滥的故道已经被驯服得波光粼粼，成了翘嘴鲇鱼的生产基地。“团山湖”牌绿壳鸡蛋和“团山湖”牌蔬菜畅销市场，团山湖的传统农业正在悄悄向生态农庄美丽蜕变。

根据乌山镇党委书记吕凯兴介绍，望城人民正在谭小平书记的带领下，全力打造公园化城区，团山湖堤垸已经纳入了望城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环团山湖大堤正在修建绕堤的自行车道，杲山古寺已经焕发新颜，生态农庄颇具规模，未来的八曲河流域将是集种植、旅游、骑行、观光于一体的生态农庄。

团山湖的今天如此美好，那团山湖的前世是什么模样？

带着这份疑惑，我走访了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告诉我，团山湖的前世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是野草的天堂，是水鸟的栖息地，是洪水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地方。

春天，整个团山湖就是“草民们”的集聚地。湖的中心，是绿油油的湖草，几尺来长的湖草互相缠绕，长得茂盛的时候，在湖面上结成一个网，盖住了水面，厚厚的可以走人；湖岸边还有生命力特别强的坝埂草，它们盘根错节，和泥土拥抱，守护着一片沼泽；露出水面的洲坝上，还有一种牛屎草，这种草耐干旱，根很深，一般的人根本拔不出，放牛的人完全可以把牛系在一蔸牛屎草上而放心地去干活，反正这里水草丰美，一蔸牛屎草及周围的草就够一头牛吃上半天。

夏天是跟着雨水一起来的。几场暴雨，湖水丰满起来，歇了几日，又是



团山湖的正良生态合作社（作者拍摄）

几场，不断地在湖草上攀爬着新的高度，渐渐淹没了水草，淹没了水藻，淹没了湖中的野菱角。这个时候，如果还有几场雨袭来，团山湖就和外面的泅水连成一片，甚至淹没高处的民居，洪灾就这样来临了。水面上飘着各种各样的什物，屋顶的稻草四处漂流，里面漂浮着小猪的尸体，四分五裂的木桶被几条水蛇箍得紧紧的，南瓜、冬瓜、各种烂菜叶子随着波浪被冲击到岸边。

秋天来了，湖水渐渐瘦了。湖里的水鸟多了起来，野鸡藏在河洲的草丛里下蛋，白鹭在水草里啄食，有一种被当地村民叫做“等鸡婆”的鸟使劲地叫唤着。慢慢到了深秋，湖水寸寸减退，甚至露出湖滩底子，湖草的青春经过洪水的摧残，就是秋阳也不能恢复它们的元气，它们终于枯黄在河滩上，等着明年的春天。

冬天，团山湖就更加荒凉了。干涸的湖洲，连只麻雀也没有，只有横七竖八的湖洲孤零零地守着沼泽地，大雪飘飘的日子就只有白茫茫一片了。一些找不到食物的野鸭跑到这里来寻找藏身之地，最后的结果不是活活冻死就是被人捕走。

为了更好地了解团山湖的历史，我采访了年近90的金顺文金大爹。金大爹是祖居在杲山围子的居民，是租种地主田地的贫农。新中国成立前，他亲

眼目睹了团山湖的荒凉，新中国成立后看到农民翻身做主人，对党充满由衷的感激。1950年，金顺文报名参军，参加抗美援朝。1957年从部队复原回到家乡，正好赶上了治理沔水，他参加了治沔工程，分在第三大队的二中队，还是中队长，1958年又参加了围垦团山湖的战斗，分在一工区。金大爹看见过雷锋，也认识雷锋，只是没有和雷锋说过话，说不出雷锋的故事，不过他对团山湖以前的历史倒是了如指掌。

“是不是团山湖真的就没有人居住过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了金大爹。

他说：“那也不完全是，也有一些佃户租种别人的田收成不好，或者找不到活路了，就会跑到团山湖里去觅食。在团山湖高一些的洲上面，弄几根竹子，搞一些茅草，搭个棚子就算是个居住地了，在湖里讨生活的人主要靠两种方法谋生。”

接下来金大爹详细地和我说起了湖里人的悲惨生活。

一种谋生方法就是租种湖田。湖田就是一些稍微浅一些的沼泽地，但是这些湖田比一般的田深得多，人站到里面，个子矮的有时候会拔脚不出，行走极为不便。那时候，团山湖境内的湖田约有5000亩，分布在四周40多个大大小小的垅子里。那时候的人们喜欢把这些垅子叫做“围子”，因为都是自己筑堤把湖水围起来的，修筑的堤矮，围起来的面积也不大，所以就叫“围子”。当时在团山湖的围子可多了，许多老人还记忆犹新，掰起手指头数得出一串：坪塘围、下窄湖围、长湖围、团山围、杲山围、后丰围、上丰围、年丰围、秦家围、谢家围、魏家围、伍家围等等，其中的很多围子名今天还在使用，变成了很多村、组的名字。还有一些居住地不叫围子，叫做洲，例如：老屋洲、龙王洲、善化洲、几家洲等等。这些围垅因为面积小，堤身矮，经不起风浪，常常被洪水淹没，所种的田难得好收成。所以，种湖田在团山湖有个说法叫“十种九不收”，完全是看天吃饭。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种湖田呢？

原来，在团山湖一带，湖田还有个特殊的名字叫“甩亩”。为什么这样叫呢？就是租种湖田的面积可以打折，租种一亩田只要相当于五分的租，而且不要抵押金。种湖田，不要施很多的肥，因为湖里的泥土非常肥，只要不



遭水淹，遇上好收成，交了东家的租，就可以混饱肚子啦。可是，团山湖的水好像爱和一些种田汉子作对，常常淹得他们颗粒无收，让他们苦苦挣扎在生命线上，有时候只得出去讨米。

在团山湖，还有一种方法谋生，那就是捕鱼。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团山湖的人靠湖吃湖。春末夏初，从江河里游来的鲤鱼、鲢鱼、鲫鱼等等，寻找有水草的湖边产卵，团山湖丰美的水草成了它们理想的产床。这个时候，只要看到鱼摆尾了，就下水张网捕鱼。有时候运气好，捕上一群鱼，就又可以度过些日子了。到了冬天，找到一个坑洼的鱼洞，干了水，捉些小鱼小虾，拿到市场上换几个钱过年。

当然，捕鱼也是靠水吃饭的事，只能算是副业。人们把更多的希望倾注在湖田里，期盼老天不要发洪水，不要干旱，给他们一个好收成。他们给自己住的围子命名“年丰围”“后丰围”“上丰围”，这些期盼着丰收的名字无不显示着人们对温饱生活的向往。可是，团山湖的水却总是无情地一次次摧垮了人们的美梦。

说起团山湖的水，不得不说起两条河。一条是环绕团山湖垸外的泔水河，一条是横贯团山湖内部的八曲河。

泔水，此刻正在团山湖垸外沉静地流向湘江。今天的泔水河是那么乖巧，那么听话。从前高度在水平面36米左右的堤面今天已经达到水平面40米，而且临水的一面大堤大部分已经用水泥钢筋浇灌，固若金汤的大堤把团山湖垸守护得万无一失。

可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泔水河却让人害怕。它在望城境内为所欲为，肆意改道。尤其是夏天一到，它就开始发疯，洪水肆虐横流，淹没村庄和农田。

在金老爹看来，泔水留给他的只是多灾多难的记忆。他说：“这个泔水河就是装不住水，天干它就干，天雨它就涨，几场暴雨，河水就满了，解放前几乎是年年发洪水。”

为什么会年年发洪水呢？先让我们来看看泔水的源头和走向吧。其实，泔水也是洞庭湖的支流。泔水发源于宁乡大托口，流经石头口，进入到望城境内后，泔水的尾间分为南北两支，北支流入望城大众垸，经过靖港注入湘

金顺文和作者
说起过去的团
山湖（作者
提供）



江；南支流入沱市后又分两支，一支经荷左、十合垅，一支经白沙围、杨柳围到新康，最后注入湘江。沱水在望城境内流域面积达15万亩，流经十多个垅子。

望城人们的耕种收获和沱水息息相关，可是，很多年来，沱水并没有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福音，反而成了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政府对沱水疏于管理，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河道淤泥堵塞，河床越抬越高；加上各个围垅的人们各自围垦，以致堤垅错综复杂，港汊密如蛛网，河道迂回曲折，水流不畅，沱水越来越没容量。天晴不到十天，沱水河就会干涸，遇到暴雨就会发洪灾。

金大爹说：“我听我父亲讲，1924年农历五月十五，正是过大端阳，由于一个星期没有下雨，沱水河干旱见底。白天我父亲他们还在水车上水，晚上就来了一场暴雨，第二天沱水河就溃堤，让我们的稻谷都泡在水里啦！”

沱水如此，那八曲河也好不到哪里去。

八曲河，发源于望城和宁乡交界，也就是今天望城境内的雨敞坪镇，流经惊马桥、满翁桥、麻石桥、洪山庵、心桥、周家坝、徐家桥、赵家桥、枫树河、八曲河、十婆桥、梅树港入湘江，全长57公里。八曲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大的转弯有八处，所以得名八曲河。

八曲河沿途植被破坏也很严重。每到雨季，河流水土流失惨重，泥沙随